

左拉



毕修勺

中文首版作品

译

Emile Zola

Bi Xiushao



爱情一页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左拉中文首版作品
毕修勺译

Emile Zola
Bi Xiushao

爱情一页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鲁新登字第3号

Une Page d'Amour

根据巴黎查邦济埃书店1929年版

《左拉作品集》译出

爱情一页

[法]左拉 著 毕修勺 译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875 印张 2 插页 221 千字

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ISBN 7—5329—1003—3

I·912

定价 7.60 元

出版前言

爱弥尔·左拉(1840—1902)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。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,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“作家兼斗士”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。他倡“实证小说”,以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,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精神,早期作品轻巧灵动,盛年则又与自然主义方法所决定的细密严实形成独特的结合,象征性意象加之自己擅长的似不经意的客观描写,以及现代派“生活流”的情节淡化、叙述散文化的特色,给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勃勃朝气,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。他一生著作等身,喻“百眼百手”,“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,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,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”。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,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,晚年的《三城市》、《四福音书》,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。

毕修勺先生(1902—1992)出生之年,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。这不足以说明什么。但就其影响的弘扩,左拉倒有点儿“归去来”的意味。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,灵气不甘泯散,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。他没有失望,寻觅到死与生的同年,而这个“同年”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,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,终生不悔。若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,傅雷之译巴尔扎克,直情径行,乐道忘忧,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夺目光彩。

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。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,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。是一本亚勒克西的

《左拉传》和左拉的《土地》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。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，所折服，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，并暗暗立下了誓言：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，献给祖国人民。1928年，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，再度来到法国。其间，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《人与地》二十八卷，凡二百多万字，凭吊了左拉故居，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……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，体察左拉使用俚语、土语的语言环境，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《左拉短篇小说集》之后，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，扎下了坚实的根基，使之更臻准确、老辣和圆熟。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，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，换来的独是清贫。他的盛年时代，曾为左拉辞却了“上海市市长顾问”的高位，后来又婉拒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赴台湾的恳邀，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“日译三千字，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”的宏大计划。可是政治上的莫须有褫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。这漫长的遗憾，好在终于完结。他的《萌芽》、《崩溃》、《劳动》等等，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，世称“毕译左拉”，已经誉满中外。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，仍以左拉的“我只有一种信仰，一种力量，这就是工作”作为座右铭，只讲耕耘，不问收获，以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。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，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，直至故去。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。左拉这位被称为“人类的良心”、“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”的文化巨人，在今天，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，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。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艰辛工程，然而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。

出版者

1993.7.16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年轻寡妇和一位有妇之夫之间感情纠葛的小说，作品反映了法国上层社会人士空虚、无聊的精神生活和虚伪的人际关系。少妇哀兰和丈夫、女儿从马赛迁往巴黎，新生活尚未开始，丈夫即暴病早逝。从此，哀兰把对丈夫的爱紧锁在内心，寡居巴黎，与患精神遗传病的女儿相依为命。一个偶然的机，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——一位有妇之夫撞进了她的心扉，她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对方的怀抱。可是春梦不永，女儿的天折使她从荒唐行为中猛醒，终于，她摆脱了感情的纠缠而直面现实人生。

第一部

一

淡蓝色纸罩里的伴眠灯在壁炉架上的一本书后面燃点着，书的影子淹没了大半个房间。这是一种平静的微光，它照亮了小圆桌和长椅子，浸浴了天鹅绒帷幕的褶皱，给两扇窗户中间的红木大橱的镜子以浅蓝色的反映。房间里弥漫着富裕人家的和谐气氛，这帷幕、家具和挂毯的蓝色，在这深夜时刻，显出一股云雾般的模糊温雅。阴影里的那一边，面对窗户，有张挂着绒帐的床，形成黑黑的一堆，只微露出里面苍白的被单。哀兰交叉着两手睡着，并呼出微弱的气息，显示出她做母亲和寡妇的安静姿态。

静寂中，座钟敲了一下，四周的一切声音都已隐灭，只有巴黎向这特罗加岱罗高处遥送来它的鼾息。哀兰的呼吸那么和缓，并不掀动她胸口的贞洁曲线，她栗色的细发辫结得紧紧的。她的睡眠竟那样成熟和平静，好像她一边在假寐，一边在谛听。房间最里面，有一道邻室的门大开着，墙壁因而显出一块方形的阴暗。

依然没有半点声响。时钟又敲过一点半，钟摆在这压倒一切的睡眠力量里，只有微弱的动荡。伴眠灯仿佛在假寐，家具似乎在沉睡，小桌上的女人活计靠近一盏熄灭了的小油灯安放着，也似乎在睡觉。哀兰仍然气息轻微，保持着她严肃和温良的态度。

时钟敲响两点的时候，这平静被扰乱了，一声呻吟由邻室的黑暗里传来。继而又传来了被子衣服的窸窣声，随后就又是一片静寂。现在，急促的呼吸声已清晰可闻。哀兰仍旧没有动，可是不一会儿，她忽然坐起来，孩子痛苦的呢喃声把她惊醒了。她睡意朦胧地用手去摸自己的太阳穴。忽而又传来一声模糊的呼喊使她一下子跳到地毯上。

“贞妮……贞妮……你怎么啦？回答我！”她问道。

听孩子沉默不语，她一面跑去拿伴眠灯，一面喃喃地说：

“我的上帝！她的身体不舒服，我不应该睡觉！”

她很快走进重又陷入沉寂的邻室，但是光亮颤抖的伴眠灯只向天花板上送去一点圆圆的斑痕。哀兰俯身在铁床上，可什么也看不见。慢慢地，她借着淡蓝色的微光，在被蹬开的被子中间看见了贞妮。贞妮笔直躺着，头转向一边，脖子上的筋纹是僵硬的，一种痉挛使她可爱又可怜的面孔变了样子。她的眼睛睁着，盯视着帐子的尖顶。

“我的上帝！我的上帝！”她喊道，“我的上帝！她要死了！”

哀兰放下伴眠灯，用颤抖的双手去触摸她的女儿。她找不到脉搏，心脏也仿佛已停止跳动。小小的胳膊、小小的腿脚都张开着。于是她狂乱、慌张，又结结巴巴地喊道：

“我的孩子要死了！救命啊！……我的孩子！我的孩子！”

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来回转着圈，冲撞着，不知道到哪里去好。后来，她又走回邻室，重新摸到铁床前面，继续喊着救命。她把贞妮抱到自己的臂弯里，亲吻着她的头发，双手在她身上不停地移动，硬是恳求贞妮问答。一个字，她只要一个字！告诉她究竟哪里疼痛，要不要喝点昨天的药水？或许呼吸点新鲜的空气会使贞妮复苏吧？哀兰固执地要听到她说话。

“对我说，贞妮，哦！对我说，我恳求你！”

我的上帝！她不知道做什么事好！这样的病，在深夜里突然

发作！天黑得连一丝亮光都没有！她的精神崩溃了。她继续同她的女儿谈话，她询问她，并替她回答。贞妮这样难过，是胃里不舒服吗？不，大概是喉头吧！这没什么，首先应该镇静。她努力要自己的头脑清醒。但是看着她的女儿僵直地躺在她的臂弯里，五脏六腑就像被搅动般地难受。她凝视着女儿，看着她抽搐而没有气息，她拼命地抑制着想要叫喊的欲望。终于，她冲破了克制，她叫喊了。

她穿过餐室和厨房，喊道：

“洛珊莉！洛珊莉！……快，喊个医生！……我的孩子要死了！”

睡在厨房后面一个小房间里的女仆，发出惊叫，哀兰只好又跑了回来。她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衫，可似乎并不感觉到这二月冰冷夜晚的严寒。难道就让她的女儿这样死了吗！她愣了不到一分钟，便又穿过厨房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她急躁地摸索着，穿上一条衬裙，并拿了一条披肩甩到肩头上。她碰翻了家具，使这间平常那样平静的房间充满了她的焦急。最后，她穿上一双拖鞋，让房门大开着，跑下三层楼梯，脑子里想着自己去找个医生回来。

门房抽动门闩，开了门。哀兰到了街上，两耳嗡嗡响着，头脑陷入一片混乱。她很快走到维纳斯路，拉响了以往给贞妮看过病的波丁医师的门铃。她似乎已等了一个世纪，一个女仆来开门，给她说医生已到一個要分娩的女人家里去了。哀兰退出来，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。在她所住的巴锡区，她不认识别的医生。一会儿，她开始在各个街道上奔跑，注视着两边的房子。冰冷的微风吹拂着她，脚下踏着晚上才落下的小雪。女儿的形象时时在她的眼前闪动，头脑里仍在不断地想着：她若不能马上找到一个医生，她就等于杀了自己的孩子。当她重新走上维纳斯路时，她去拉动了一户人家的门铃。她打算去询问，人们或许会告诉她一个医生的地址。房子内没有反应，她又重新拉响了门铃。被风吹

皱的薄裙紧贴着她的两腿，散乱的头发也在风中飘动。

最后，一个男仆给她开了门，对她说，戴培尔医生已经睡觉。她竟在一个医生家门前拉铃，那么，老天并没有抛弃她！于是，她推开仆人走进去，反复说着：

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要死了！……请您对他说，我要立刻请他去看病。”

这是一个挂满帷幕的小公馆。她就这样和仆人争着，走上了一层楼，总拿她的孩子要死了的理由来回答一切阻挠。到了一个房间，她开始静下来等候。可是，当她一听见医生已在隔壁房间起床，她又追过去，站在门外对他说：

“快一点，先生，我恳求您……我的孩子要死了！”

当医生没系领带，只穿着上衣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拉着他，不让他再加什么衣服。他认识她，就住在邻近的房子里，是他的房客。为了缩短路程，医生和她一起穿过一个花园，从两栋住宅中间的一扇门里走过。哀兰突然想起来：

“啊！真的，”她喃喃地说“您是医生，我知道这个……您看，我这会儿变得像个疯子了……我们快走吧！”

在楼梯上，她请他先走过去。即使是上帝到她家里，她也不会有更虔诚的方式了。楼上，贞妮身边已有洛珊莉陪着，她已点起了小圆桌上的油灯。医生一进去，就拿起这盏灯照看着依然保持着痛苦和僵直姿态的孩子。孩子的头已滑下枕头，阵阵痉挛在面孔上抽动。足有一分钟，医生紧闭嘴唇，不说半句话。哀兰很忧虑，一直注视着他。他感到了这哀求他的母亲的目光，便喃喃地说：

“这病并不严重，不必过分担忧……可是，不应该让她留在这里。她需要空气。”

哀兰一把抱起她的女儿，为这一句话，她几乎要去亲吻医生的两手，一种柔美的浪潮奔流在她体内。可是她刚把贞妮放到自

己的大床上，这女孩儿可怜的小身体已被一阵强烈的抽搐所笼罩。医生除去油灯的灯罩，白亮的灯光因而撒满整个房间。他走过去打开了一扇窗户，命令洛珊莉将床推到帐幕外面。哀兰重被忧虑侵扰，噤声道：

“但是她还是要死了，先生！……您看吧，您看吧！……我已认不出她来了！”

他并不回答，只以认真的目光，注意着病势的发展。然后他说：

“请您走到床边，握住她的双手，以防她抓伤自己……啊！轻轻的，不要太用力……请您不要太担心，应该让她自己挺过去。”

哀兰和医生都俯向床上，他们扶住贞妮，后者的肢体随着突然的震动，慢慢地松弛了。医生为了遮挡他的脖子曾扣好上衣钮扣，哀兰也仍然裹在遮盖她肩膀的披肩里。但是，贞妮在挣扎时，拉开了她披肩的一角，撕开了他上衣顶头的钮扣。他们都没有觉察到，彼此都没有想过自己。

痉挛已平息了，女孩儿似乎沉入了莫大的倦怠之中。医生虽然对病情的结果向孩子的母亲作了保证，请她不要担心，可还是很留意病人的情况。他注视着女孩儿，终于向她的母亲，站在床边的哀兰提出许多简短的问题。

“孩子已几年了？”

“十一岁半，先生。”

一霎那的沉默之后，他摇了摇头，俯下身，揭开贞妮闭着的眼皮，观察她的粘膜。接着，他继续他的询问，并不向哀兰抬起眼睛。

“年纪很小的时候，她抽过风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但是这个毛病到六岁左右就消失了……她的身体很孱弱。几天来，我看她身体不舒服，不时地震颤或忽然地神志不清。”

“您知道，您的家族里有人患过精神病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我的母亲是患肺病死的。”

她低下头，心突然被羞耻感攫住，不愿意说出她的外祖母还被关在疯人院里。她历代祖辈的命运都是悲惨的。

“请您当心，”医生提醒道，“她又抽起风来了。”

贞妮已睁开眼睛。起先，她不说一句话，用迷乱的眼神注视着周围。随后，她的目光渐渐固定，她的身体向后仰倒，四肢张开并变得坚挺。她的脸色很红，一下又变得灰白，抽搐又开始了。

“不要放开她，”医生又说，“请握住她的另一只手。”

他跑到他进来时曾放下一小包药的小圆桌旁边，取回一只小瓶，要孩子去吸。可是，这仿佛向她打下了可怕的一鞭，贞妮发出那么大的震颤，她脱出了她母亲双手的控制。

“不，不，不要用乙醚酯！”嗅到气味的哀兰喊道。“乙醚酯会让她发狂！”

两个人的力量刚够扶住她。她被强烈的抽搐折磨着，抽搐从脚跟和颈部开始，仿佛要把自己弯成两半。接着，她重新倒下去，被猛烈的摇摆掷到床边。她的拳头握紧，姆指向手掌里屈进；又过了很长时间，她张开拳头，手指分开，向空中寻找可以绞曲的物品。她碰到了她母亲的披肩，抓住了它。但是，正如哀兰所说过的，特别使她难受的是她已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。她的可怜的小天使，她的面孔平时是那样温柔，此刻却变得这般难看。眼睛深陷在眼眶里，显出淡蓝色的瞳仁。

“请您做点有效的诊治，我恳求您。”她喃喃地说。“我觉得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先生。”

她想起从前住在马赛的时候，一个女邻居的女儿就因为这样的毛病引起窒息，而丢掉性命。或许医生是为了安慰她而故意哄骗她吧！每一秒钟，她都相信自己脸上感受到的是贞妮临终前的最

后气息。后者断断续续的呼吸似乎已经停止。于是，她很悲伤，整个身心被怜悯和恐怖所围绕，她悲泣。孩子已翻开盖着的被子，她的眼泪就滴到这天真的小天使的裸体上。

然而医生却用他柔软的长手指，在孩子的脖子下面实施按摩。抽搐的强度已减退，贞妮作了几个缓慢的动作后，已静静地躺着，仿佛已没有了生气。她重新躺回床铺中央，身体伸展着，两臂张开，被枕头垫高的头，向胸前俯着，这简直可以说是儿时的耶稣。哀兰弯下身子，长久地亲吻女儿的前额。

“这已经过去了吗？”她低声问。“您看还会再发作吗！”

他做了一个茫然的手势，然后答道：

“不论怎样，以后的发作会比较缓和些。”

他向洛珊莉要了一只玻璃杯和一瓶水，他倒了半杯水，拿出两个小药瓶，计算着滴下的滴数，哀兰帮他扶起孩子的头，他向闭紧的牙齿中间倒进一匙配成的药水。油灯和它的白火苗很亮地燃烧着，照亮了房间的混乱，屋子里的家具都在惊慌中被撞乱。哀兰在混乱中扔在一把沙发背上的衣服，已滑落到地上，衣服铺散在地毯上。医生在一件胸衣上走过，为了不再踩到它，他将它拾了起来。一种马鞭草花的香味从翻开的床铺和散乱的衣服里透出来，这是一个女人的房间在突然向外界敞开时所露出的亲密气息。医生亲自去寻找脸盆，浸湿了一块毛巾，把它放到贞妮的太阳穴上。

“太太，您当心着凉，”全身冷得发抖的洛珊莉说，“我们也许可以关上窗户……风太大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哀兰喊道，“让窗户开着……不是吗，先生？”

风刮进来，吹动着窗帘，她并不觉得寒冷，虽然披肩已完全从她的肩头滑下，显露出胸口的上部。她头上的发髻散开着，蓬乱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际。为了使自己的动作更加灵活，她露出两只赤裸的胳膊。她忘记了一切，心里只想着要救活她的女儿。在她

面前，医生也很忙碌，同样想不到自己敞开的上衣和被贞妮撕坏的衬衫领子。

“请稍稍抬起她的上身，”他说，“不，不是这样……请把您的手伸给我。”

他握住她的手，把它放到孩子的头底下，他又给孩子喂了一勺药水。然后，他把她喊到自己身边，他把她当作自己的一个助手来使用。她看见她的女儿仿佛更安静些了，于是便像遵守上帝旨意般地服从医生的嘱咐。

“来，请您抱起孩子的头，把它靠到您的肩膀上，让我好去听听她的心跳。”

哀兰按他的吩咐做了。于是，他俯到孩子身上，让自己的耳朵贴近贞妮的胸口。他的面颊因而轻触到哀兰裸露着的肩膀，他静听孩子的心跳，同时也能感到母亲的心也在轻轻地跳动着。他站起身来，他的气息和哀兰的气息混合在一起。

“孩子的心脏没有一点毛病，”他平静地说，她因而非常高兴，“请您让她躺下睡吧，不要再打扰她。”

不一会儿，贞妮的病又发作了一次，可是并不严重，比前几次缓和得多了。贞妮嘴里吐出几句断断续续的话。时隔不久，她又发作了两次。孩子陷入极度的虚弱之中，这似乎又使得医生担忧起来。他把她的头垫得高高的，并把被子一直拉到她的下巴底下。大约有一个钟头，他这样守护着他，仿佛在等候听她正常的呼吸声。在床的另一边，哀兰也在默默地等着，一动不动。

一种平静的神色渐渐出现在贞妮脸上。油灯金黄色的光亮照着她，她的面孔似乎已恢复成可爱的椭圆形，看起来简直就像一只娇小温雅的小羊。她闭着的漂亮眼睛罩上了一层淡黄色的透明的眼皮，仿佛透过这眼皮，可以看到她恍惚昏暗的目光。她秀气的鼻子轻轻地呼吸着，她的嘴巴稍大，露出模糊的微笑。她就这样睡在她那一大捧乌黑的头发之中。

“这次的病已平息下去了。”医生低声说。

他转过身去，整理他带来的小瓶，准备离去。哀兰走近他，用哀求的口吻喃喃地说：

“哦！先生，请不要走，请再等几分钟。如果再发作的话……是您救活了她。”

他做了一个手势，表示现在已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可是为了让她安心，他还是留下了。她让洛珊莉去睡觉。不久，天色渐白了，这是屋顶上的薄雪和灰白日光的颜色。医生走过去关上窗户。他们两人处在深深的静寂之中，彼此只用很低的声音进行简单的交谈。

“她的病不太严重，我向您保证，”他说。“不过像她这样的年纪，必须精心照顾才行……尤其要注意，一定要让她过幸福、平静和没有刺激的生活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哀兰也说：

“她是那么娇弱，那么好神经过敏……我不是能经常控制得了她的。为了一点小事情，她有时却会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快乐或悲伤，我因而非常非常担忧……她带着热烈的和嫉妒的激情爱着我，我若去抚摸另一个孩子，她就会难过得痛哭。”

他摇头，重复着她的话：

“是的，是的，娇弱、神经过敏、嫉妒……平常是波丁医生为她看病的，是吗？我会同他商量，制定一个有力的治疗方法。他此刻正处在决定一个女人命运的时刻。”

看他这样热心，哀兰表示无限感激。

“啊！先生，谢谢您为我如此费心！”

因为突然提高了声音，她马上走过去俯身在床上，恐怕吵醒贞妮。孩子仍然沉睡着，唇边露出茫然的微笑，脸色是粉红色的。在安静的房间里，一种倦怠的气氛飘荡着。帷幕、家具和散乱的衣服也仿佛得到了安慰而进入了浅睡。一切都在休息着，一

切都淹没在通过窗户透进来的微明的日色里。

哀兰重新站到床边，医生则站在床的另一边。他们中间只有贞妮在沉睡中，发出轻微的呼吸。

“她的父亲常常生病，”哀兰又回到刚才的话题，“我身体很好，一向非常健康。”

在为孩子看病的过程中，医生还没有注视过她，于是他抬起眼睛，看到她那样健康、强壮，忍不住微笑起来。哀兰也露出温柔和平静的笑容，她的确为自己的健康感到幸福。

他的目光并不离开她，他从来没见过比她更端庄的美人。她高大、美丽，是一个长着栗色头发的朱侏^①，而且她的栗色长发上还透着一层金黄色的光亮。当她慢慢侧转头的时候，她的侧面显示出塑像才有的庄重与纯洁。她灰色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仿佛照亮了她的整个面孔。她的下巴是圆的，给人以明理和坚定的感觉。但是，最使医生惊异的是这母亲漂亮的半裸体。披肩已从她肩上滑落，胸口已完全显露，双臂也是赤裸着的，一根粗粗的金栗色发辫搭在肩膀上，挂在她的乳房中间。她头发蓬乱，衣衫不整，只随便穿了一条没有系好的短裙。她保持着一种端庄、一种规矩的严肃，使她即使在这感到极大惶惑的男子目光的注视下，还始终是贞洁的。

她自己也在审视着戴培尔医生。他有着稍长的剃光胡须的面孔，敏锐的眼睛，细薄的嘴唇，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子。在向他的凝眸之际，她也发现他的颈项是赤裸着的。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，只有小贞妮睡在他们中间。这距离刚才还是无限大的，现在却仿佛已缩短了，孩子只发出很轻的喘息声。哀兰于是用手慢慢拉上她的披肩，把自己遮盖好，而医生也扣好了他的上衣领扣。

① 朱侏，丘比特的妻子，为婚姻女神，见罗马神话。——译者

“妈妈，妈妈！”贞妮在她的睡梦里喃喃喊道。

她醒了。睁开眼睛，她看见了医生，于是显示出不安的神情。

“这是谁？这是谁？”她问道。

她的母亲抱着亲吻她，说：

“睡吧，我的宝贝，你曾稍微有些不舒服……这是一位朋友。”

孩子显出惊异之色，她还想不起任何事情。睡意再次向她袭来，她重新睡去，用温和的声音低语：

“哦！我要睡觉了！……晚安，好妈妈……如果他是你的朋友，那同时也是我的。”

医生收拾好他的药品，默默地向哀兰致礼，随后退了出去。哀兰仍听了一会儿孩子的呼吸，然后坐到床沿上，目光茫然，头脑昏昏的，忘了自己。仍旧点着的油灯的光亮，则在明亮的日色里渐渐显得苍白无力了。

第二天，哀兰想到自己应该去向戴培尔医生道谢。她强迫他出诊的方式，她要他留在贞妮身边一整夜的请求，确实使她感到不安。他的这种服务，在她看来似乎已超出一个医生的普通的出诊范围。她迟疑了两天，为了她自己也不能说明白的理由，她厌恶这次去道谢的计划。这种迟疑，使她心里时常出现医生的形象。

一天上午，她遇见他，她像孩子似地躲藏起来。事后，她对自己的这种胆怯，感到非常不高兴。她那平静和正直的性格，向这突然进入她生活的烦乱表示抗议。所以，她决定当天就去向医生道谢。